搜神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搜神記

(一)

干寶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祕册彙函漢魏叢書鹽邑志林津逮祕書龍威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稗海漢魏龍威皆八卷本祕册津逮學津皆二十卷本鹽邑雖分二卷實即二十卷本八卷本僅四十條蓋唐宋人雜采古書所載神鬼事除已見二十卷本者外有采自左氏傳者有采自元中記續齊諧記者至二十卷本則從法苑珠林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諸書中輯錄不比八卷本雜湊而成又二十卷本以祕册爲最早故據以排印間有譌文則據學津校正並錄津逮本所載毛晉跋於後錄學津本所載提要及目錄於前

搜神記序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衞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尙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册。猶尙若此。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搜神記引

余得搜神記及搜神後記讀之。乃知晉德不勝怪而底于亡也。何者。令升雖始自前載。晉實半之。元亮則晉十九矣。何東西百五十年間。天孽人變。駭人耳目。若斯多也。豈司馬家以兩世凶黠。奸有神器。其陰畫祕算。默爲天地之害者。不得不借此開洩。用爲非德受命者鑒邪。若令升所載。皆出前史及諸雜記。故晉宋五行志往往採之。惟晉書本傳稱兄氣絕復蘇而不名。道書吳猛傳謂寶兄西安令干慶。而本紀第稱西安令干慶。而絕不謂兄。亦可疑也。至于後記。多後人附益。非元亮本書。如元亮卒于宋元嘉四年。而有十四十六等年事。陶集多不稱宋代年號。以干支代之。何得書永初元嘉。又諸葛長民與宋武比肩晉臣也。陶必不謂伏誅。凡此數事。皆不可不與海內淹贍饒辨之也。繡水沈士龍識。令升遘門闈之異。爰摭史傳雜說。參所知見。冀擴人于耳目之外。顧世局故常適以說恠視之。不知劉昭補漢志、沈約宋志、與晉志五行皆取錄于此。蓋以其嘗爲史官。卽恠亦可證信焉。第所載秦閔王女一段。則嬴秦無謚閔者。惟晉武帝子秦獻王無嗣。愍帝嘗以吳王晏子出嗣秦王。豈卻愍帝邪。然愍帝時。秦爲虜境。秦妃安得在秦而有二十三年之久。至謂今之國壻。亦爲駙馬都尉。此政晉事耳。又有謝鎭西之稱。按謝尚于穆帝永和間加始鎭西將軍。寶書成嘗示劉惔。惔卒于明帝大寧間。然鎭西之號。去書成時尚後二十餘年。安得預稱。此殊不可曉。若淵明後記。梁皎法師稱其傍出高僧。敍其風素。王曼穎報書亦云。高僧行跡。糅在元亮之說。

今記中僅佛圖澄、曇遊二人。應散逸不少。其載桓溫老尼及見簡文帝山陵。豈以之況宋武耶。海鹽胡震亨識。

搜神記目錄

卷一

神農　赤松子
赤將子輦　甯封子
偓佺　彭祖
師門　葛由
崔文子　冠先
琴高　陶安公
焦山老君　魯少千
淮南八公　劉根
漢王喬　薊子訓
漢陰生　平常生
左慈　于吉
介琰　徐光

葛玄
園客
鉤弋夫人
弦超 附智瓊
吳猛
董永
杜蘭香

卷二
壽光侯
徐登
徐趙清儉
邊洪
謝糺
扶南王
李少翁
白頭鵝
夏侯宏
樊英
趙昞
東海君
鞠道隆 附黃公
天竺胡人
賈佩蘭
營林道人
石子岡

卷三

鍾離意（附許季山）
臧仲英（共四條）
管輅（共四條）
郭璞
隗炤
嚴卿
段醫（附董彥興）
喬元
淳于智
費孝先
韓友（共二條）
華佗

卷四

風伯雨師
灌壇令
馮夷
華山使
建康小吏
驢鼠
黃石公祠
戴文謀
張寬
胡母班
河伯婿
張璞
宮亭湖（二條）
青洪君（附願如）
樊道基（附成天人）
糜竺

鍾離意（附許季山）
臧仲英（共四條）
管輅（共四條）
郭璞
隗炤
嚴卿
段醫（附董彥興）
喬元
淳于智
費孝先
韓友（共二條）
華佗

卷四

風伯雨師
灌壇令
馮夷
華山使
建康小吏
驢鼠
黃石公祠
戴文謀
張寬
胡母班
河伯婿
張璞
宮亭湖（二條）
青洪君（附願如）
樊道基（附成天人）
糜竺

龍見井中
狗生角
狗與豕交
牛足出背
鼠舞門
蟲葉成文
雌雞化雄
天雨草
鼠巢
戴熒巢
木生人狀
燕生雀
僵樹自立
王母傳書
人死復生

馬生角
人生角
黑白烏鸞
趙郭蛇
泰山石立
狗冠
范延壽
廢社復興
犬禍
雨魚
馬出角
三足駒
兒啼腹中 漢哀帝時
男子化女 漢平帝時
兒生兩頭

三足烏
雨肉
牛生雞
長短衣裙
寺壁黃人
雌雞欲化
梁伯夏後
兩頭共身
嘉會挽歌
桓氏復生
荆州童謠
燕巢生鷹
燕生巨蛋
孫權死徵
離里山大石
德陽殿蛇
梁冀妻
赤厄三七
夫婦相食
木不曲直
兒生兩頭漢靈帝時
草作人狀
懷陵雀
京師謠言
建安人妖
樹出血
妖馬
譙周書柱
孫亮草妖
陳焦復生

三足烏
雨肉
牛生雞
長短衣裙
寺壁黃人
雌雞欲化
梁伯夏後
兩頭共身
嘉會挽歌
桓氏復生
荆州童謠
燕巢生鷹
燕生巨蛋
孫權死徵
離里山大石
德陽殿蛇
梁冀妻
赤厄三七
夫婦相食
木不曲直
兒生兩頭漢靈帝時
草作人狀
懷陵雀
京師謠言
建安人妖
樹出血
妖馬
譙周書柱
孫亮草妖
陳焦復生

敗屩聚道　戟鋒火
萬詳婢　婢產異物
狗作人言　蝘鼠
徐馥作亂　豕生人兩頭
生箋單衣　無顏峪
任喬妻　淳于伯
牛生子二首　地震涌水
一足三尾牛　駒兩頭
太興初女子　武昌火
絳囊縛紒　儀仗生花
長柄羽扇　武昌大蛇

卷八

舜手握褒　湯禱雨
呂望　武王
孔子夢　赤虹化玉

陳倉祠　邢史子臣
熒惑星　戴洋
卷九
應樞　馮緄
張顥　張氏鈎
何比干　魏舒
鵩鳥賦　崔宣
公孫淵　諸葛恪
鄧喜　賈充
庾亮　劉寵
卷十
和熹鄧后　孫堅夫人
禾三穗　張車子
審雨堂　火浣衫
劉雅　張奐妻

靈帝夢　呂石夢
謝郭同夢　徐泰夢

卷十一

熊渠子　魏更羸
古冶子　三王墓
賈雍　頭語
費宏　酒消患
諒輔　何敞
小黃令　白虎墓
葛祚碑　曾子
周暢　王祥
王延　楚僚
蟛蠐炙　蚌蛇膽
郭巨　劉殷
楊伯雍　衡農

羅威
白鳩郎
犍爲孝女
庾衰
鬼化木
鄧元義
范巨卿張元伯
王裒
東海孝婦
樂羊子妻
韓憑妻
望夫岡
嚴遵

卷十二

五氣變化
地中犬聲
池陽小人
落星民
猴國馬化
越地冶烏
大青小青
賁羊
傒囊
霹靂被格
貙虎化人
刀勞鬼
鮫人
山都

蜮　鬼彈
張小小　犬蠱
蛇蠱
卷十三
澧泉　二華之山
霍山鑊　樊山火
孔寶　湘穴
龜化城　長水縣
馬邑城　劫灰
丹砂井　餘腹
長卿　青蛱
蜾蠃　木蝨
蝟　典論刊石
金燧　焦尾琴
柯亭竹

卷十四

蒙雙氏　　鑿瓠
夫餘王　　鶴蒼衛明
穀烏蒐　　齊無野
袁釗　　竇氏蛇
撅兒　　羽衣人
女化蠶　　嫦娥
怪草　　蘭巖山鶴
毛衣女　　人化龜
人化鼈　　宣騫母
怪老翁

卷十五

王道平　　河間郡男女
賈文合　　李娥附劉伯文賀長房
史姁　　賀瑀

卷十四

蒙雙氏　　鑿瓠
夫餘王　　鶴蒼衛明
穀烏蒐　　齊無野
袁釗　　竇氏蛇
撅兒　　羽衣人
女化蠶　　嫦娥
怪草　　蘭巖山鶴
毛衣女　　人化龜
人化鼈　　宣騫母
怪老翁

卷十五

王道平　　河間郡男女
賈文合　　李娥附劉伯文賀長房
史姁　　賀瑀

錢小小　宋定伯
紫玉　駙馬都尉
漢談生　崔少府墓
汝陽鬼魅　鍾繇
卷十七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虞定國
朱誕給使　倪彥思附典農盜穀
頓邱鬼魅　度朔君
竹中長人　釜中白頭公
服留烏　南康甘子
秦瞻
卷十八
飯舌怪　細腰
怒特祠　樹神黃祖

張叔高　陸敬叔
船飛　老狸
張茂先　吳興老狸
狸婢　劉伯祖狸神
阿紫　宋大賢
到伯虎　胡博士
謝鯤　猪臂金鈴
高山君　田瑛
沽酒家狗　白衣吏
李叔堅　蒼獺
王周南　安陽亭書生
湯應
卷十九
李寄　司徒府虵怪
揚州二蛇　瞿婦

丹陽道士　五酉
鼠婦　千日酒
陳仲舉
卷二下
病龍雨　蘇易
鶴銜珠　黃衣童子
隋侯珠　孔愉
古巢老姥　董昭之
養犬冢　華隆家犬
螻蛄神　猿母猿子
虞蕩　華亭大蛇
邛都大蛇　建業婦人

搜神記卷一

晉 干寶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時上下。

炎帝少女追之。亦得僊。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遊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赤將子轝者。黄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草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繖。故亦謂之繖父。

寧封子。黄帝時人也。世傳爲黄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寧北山中。故謂之寧封子。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簡松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茢。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山

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死。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魚出。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乃復入水去。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從東南去。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訣。

魯少千者。山陽人也。漢文帝嘗微服懷金過之。欲問其道。少千拄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厨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羽毛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爲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使尚書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薊子訓。不知所從來。東漢時。到洛陽。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皆見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

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中匄。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屋室自壞。殺十數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穀城鄉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勑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勑勑之。後公出近效。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覆酒一甕。脯一片。手自傾甕。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恠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卻入壁中。霍然不見。乃梟取之。或見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

今既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吉。琅邪人。道士。）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住建安方山。從其師白羊公杜受玄一無爲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來東海。暫過秣陵。與吳主相聞。吳主留琰。乃爲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啗。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積月不教。吳主怒。勑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縛猶存。不知琰之所之。

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

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綝車。車爲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卽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冬爲客設生瓜果。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爲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士人。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元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吳猛。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烏銜去。風卽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廙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臥屍旁。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卽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

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既殯。屍不臭而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棺空無屍。惟雙履存一云。昭帝卽位。改葬之。棺空無屍。獨絲履存焉。

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春。數詣張傅。傅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傅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曰。逍遙雲漢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

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魔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地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浮勃逢放。曹雲石滋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菑。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智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閨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恠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踈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啗。發篋取織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

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控左援綏。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且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搜神記卷二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婦因以安。又有大樹。樹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鳥過之。亦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乃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卽使解之。或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卿可除此否。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試耳。解之而甦。

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計其時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楊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登趙昞。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桑皮以爲脯。

陳節訪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宦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母喪歸家。韓友往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欻發狂。絞殺兩子。幷殺婦。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創。因走亡。數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公善爲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謝糺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出。卽命作膾。一坐皆得徧。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饘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熱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十頭。若犯罪者。

投與鰐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故有鰐魚池。又嘗煑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卽焦。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趨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旣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綬。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命。菊花舒時。幷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夫人卒後。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遙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得見之。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忽掩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厚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眞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

吳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卽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更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合。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尙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眞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尙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尙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

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卽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搜神記卷三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訴。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訴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爲合膏藥。幷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

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淸。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籠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籠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侍御者名益喜。與共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徙爲太尉長史。遷魯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床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侯師王叔茂。請往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士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聞南家哭。卽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鵞共鬬。鵞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官（一作舍）久遠。魑魅罔兩共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鵞鬬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

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汚累天眞。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過乎。

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一・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碁。顏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邊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

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耳。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廬人也。性深沉。有思義。少爲書生。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爲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爲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於前。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爾。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萬餘。於是業用既展。病者亦無恙。

譙人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叫。藻大愕懼。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免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

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趙固所乘馬忽死甚悲惜之以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宜持歸於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歸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頃之馬卽能起奮迅嘶鳴飲食如常亦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已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襴其大非常有頃遂滅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爲致之卽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卽愈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

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寒。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遂顚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晡。呼旻洗沐。重易巾幘。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旣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卽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卽活之效。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愼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賫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由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人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房厭勝之術。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

狸鼈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須臾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會稽嚴卿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曰。君愼不可東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序不信。卿曰。既必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序家無恙。

沛國華佗。字元化。一名旉。瑯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腳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卽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搜神記卷四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富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于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閤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

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再報。班語訖。如厠。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泰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死生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卽勑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晡。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繹絡。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

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勑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勑備辦。會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以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將。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卽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已女。及得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

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織成褌衫。

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至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怪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名曰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深尺餘。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此是郫亭驢山君使。至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遂去。不復見。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

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爲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者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永嘉中。有神見充州。自稱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便起舞。

沛國戴文謀。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於室內竊言之。婦曰。此恐是妖魅憑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遂不見。

龔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家貲巨萬。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一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可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龔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快去。我當緩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歸。達家。便移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宣帝時。南陽陰子方者。性至孝。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

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數十。故後子孫。嘗以臘日祀竈。而荐黃羊焉。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竈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竈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蠶。今之作竈糜像此。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漢陽羨長劉玘。嘗言我死當爲神。一夕飲醉。無病而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冢。遂改爲君山。因立祠祀之。

搜神記卷五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達無度。常自謂已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

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

廟謝罪乞哀又俱悲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雨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幕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祠焉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

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卻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慙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鄉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欷歔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

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壬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取。便死。

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漑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

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爲眞。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出。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